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目錄

說

金礪鹽梅說

閣試

正已物正說

閣試

澹泊寧靜說

求仁得仁說

琴說

息機說

離鈞說



報恩說

桐宮說

解

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解

閣試

順逆解

閒閒子解

辨

和同驕泰辨

對

漢文帝誅薄昭或以為仁厚中有神武田叔

燒梁獄詞或以為善處母子兄弟之間二

事寬嚴得失何如對

韓魏公不欲分別白黑意指如何 館課

考

京營戎政考 館課

國朝守邊始末考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華亭張鶴世調甫著

說

金礪鹽梅說 閣試

天下之物粗不可以成精而亦可以成精偏不可以成至而亦可以成至今夫粗之成精者勢逆矣逆之用必剛然剛而不漸入則剛必摧取其偏而成至焉和之道也然和而無所自主則和必敗斯二者其用之妙皆不可以言傳今夫金與石堅等

耳又石粗而金精兩堅相持急之而不相入故石雖剛不得爲金用若夫磨之礪之金以損而得益石以賤而佐貴如是者不在責時日而在需功苦故漸之道勝所謂剛而需入之者金之作礪是也今夫五味之齊也多寡增損善美者主焉今有人焉以鹽爲非也而曰我用梅以梅爲非也而曰我用鹽又或一人焉不辨美之所宜而第曰我取其半則易牙必且掩口而笑不知水非美而美所自出無味故也美之成也食者以爲美而不以爲鹽

梅化于味也彼味之不可爲味主也人烏乎知之善爲美者宜鹽則鹽與梅劑不與梅敵宜梅則梅與鹽劑不與梅對主之于心而參之于多寡增損之數蓋偏味有至味之用而至味無偏味之名所謂和之而有主者鹽梅之說也夫金以磨而精其精也石不尸其美太美之調等于五齊食者自美而庖何與焉天下惟無所與故能有所成苟其與之以已豈惟摧剛金亦且毀豈惟傷和美亦且敗吾故曰金礪鹽梅與其任不與其成嗚呼唐虞三

代之相臣體剛而用需道和而取中類如此吾是以感恭默之旨而爲之說

正已物正說

已酉三月上旬閣試

或問物可正乎曰物自正也我無能爲之正其能爲之正者正物也不謂之物正聖人之治天下以天下治之而已其正萬物也以萬物正之而已矣然則已遂可無爲耶曰大凡爲而有爲者皆正物也以物求物是僻之道也夫惟爲而率其無爲之已則已正而物自正矣何謂已已之已也物之已

也不隔于物故能體物不倚于物故能轉物能體物故物各自正不得以已之正有加於物之正也能轉物故操物之正者又在存神過化之間故已不得言自正而曰正已已正又不得言正物而曰物正也此聖人轉移萬物之妙道也今夫耳目知見精神氣魄皆勝萬物之具也萬物各有其耳目各有其知見各有其精神氣魄而我操其一以繩其萬是我先私一已以爲提挈駕馭而萬物紛紛籍籍各私其已以應我即其所提挈駕馭能制萬

物之應而已非其物之真性矣故雖操縱任意搏
控在手總謂之才不謂之性雖功名蓋天下但謂
之豪傑不謂之聖賢謂未識其所謂已而於正之
體有虧也至人者不依耳目也以萬物爲耳目而
萬物於此受聰受明矣不倚知見也以萬物爲知
見而萬物于此稟象稟度矣澹然無精神之見而
物之日新變化者皆其精神穆然無氣魄之奇而
物之鼓舞光明者皆其氣魄如操舟然風波安流
無所不濟而操柁之人常靜也如用兵然奇正生

殺呼吸若神而制鐘鼓之令者寂也不動之地浮
雲太虛感通之間雲行雨施正無其正物無其物
而收天下太和元氣以還之於朝廷取天下良楛
短長以還之於百職折衷天下之異同以還之於
國是平人主之賞罰予奪以還之於人主蓋物得
其物原無一事我以物爲已而各付以應得之已
則已又無一事物與已兩無事正之極也太平之
道也然則正已之主宰謂何曰已能處物之外則
已大而物小矣已能據物之上則已尊而物輕矣

夫世間機心機事毀譽利害皆物之所以束縛人者也而不能束正物之大人蓋大人惟以一誠應焉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易曰閑邪存其誠知進退存亡而能不失其正者龍之德也大人中正之用也

澹泊寧靜說

諸葛有言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只澹泊處便是寧靜非別有明志致遠二項方法也人生只有一點濃艷根蒂最難斷絕勿論田廬妻子服食器用取多受忌只美名高位攘攘馳騫榮爾一身占盡千古願奢而力儉志廣而運隘原其定分何增毫釐人之情慾元似流水凡以聲利名實招招射人之事其誰不波譬如喫食飽腹一餐無餘水陸鼎俎疊陳方丈僅以供舌于腹何與又如衣者華綺絢爛止是炫目不關自體若論自體受用只須布尋常殉舌忘腹殉目遺身世之大愚總在濃艷窠臼中過日長此不忌習爲故常以濃艷爲故常則澹泊二字反賊爲皦俗而誚其滋味薄矣似此搖搖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馬塵駒影一日千錯萬變云何寧靜云何致遠故
曰甕外者能舉甕此輩皆甕中人也達道之人能
於一切舉無有處觀其所始試看嬰孩墮地以其
赤身故曰赤子此時誰是衣食誰爲利名誰指汝
愚誰指汝聖衣食利名賢聖狂愚諸相俱是出世
添入赤子何有須知此身赤身麗附之物聽其有
無不足十成認執從此豁然便有水到渠成寬閒
自在意思要知功蓋天下名喧宇宙總是赤子身
上浮雲過影何況世味上蝸戰角鬪諸物似此拋
下便百念俱灰豈不完全淡體又省多少營得患
失勞攘豈不是寧靜中庸末章說箇澹而不厭直
至不賞不怒無聲無臭總是箇太羹玄酒之初所
謂澹自性命之精正謂此然潛伏屋漏無言不顯
總只是澹處乃其靜處不得別有致遠話說也若
曉諭末世却說箇無欲百事可做有不爲而後能
有爲只是箇渾淪話頭不知致遠正是澹裏滋味
做百事正是無欲有爲正是不爲聖賢自嬰孩墮
地時以至篤恭平天下終其身一澹而已

求仁得仁說

求仁得仁如何謂是得須從求仁起念源頭上嘿
嘿驗過無絲毫倚着無絲毫虧少纔是得仁所以
伯夷叔齊彼此遜國總只爲天性上見得真切然
又不輕擲一死以明志如投淵立槁之所爲只兄
弟飄然逃之首陽怡怡同餓以畢其願似此所謂
從容就義也夫從容則非源頭上先自明白者鮮
不爲生死二相所轉矣故夫子論無怨極精須知
千古忠臣烈士殺身捨生要從此處鑪錘得過蓋

成仁取義原不是矜氣尚名只爲源頭從光明無
欲而出所以一點報答君父直視爲尋常菽粟事
不貪生不怖死也不須定要殞生也不須定要速
死殞生速死只了得矜名尚氣的事于吾無欲源
頭絕無干預若必須捨生成仁便有箇生死在念
仁靠着生死做起如何得在吾手豈不聞象山道
吾這裏是刀鋸鼎鑊的學問逢刀便斷遇鑊便銷
而此光明無欲本性無斷無銷快然充滿生天生
地生人生物轉生死而不爲生死轉纔是箇了當

學問豈不是得仁瓶中有一粟憑炊飯莫向隣家問
斗升吾願求仁于瓶不願取浮名浮氣于隣也余
嘗有文山黃冠論今附見于此

或問文信公空坑一敗此心已歿宋室久矣黃冠
故鄉方外顧問無論必不可得即如其願將遂不
歿耶曰殺身成仁身何必殺也仁成即殺身亦可
若仁不成即不殺身與殺身均不可也要在信得
何如耳身物之寄于世者凡物有主焉尋得其主
而歸之此物一聽其有無不必向主人索物蹤跡

矣故一文山耳為逢為干烈烈而歿成仁也為伯
夷為箕子或委蛇而去或餓而保其首領亦成仁
也仁自我成之不在生歿上成仁也從生歿求成
仁便是殺身舍生只了得氣節事于本體原無與
文山之深于信道以此嗟乎道理束縛人至沒身
而不見本體者多矣然須由束縛而後能解脫之
則宋人學脉所自來也陸秀夫瀕危正色而猶講
大學正心章說者笑其迂不知即不講倉皇奔救
失其常度于亡宋何益絲毫與其盡失常度而不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說琴
免于亡不如從容自如負帝而溺之爲得于死也
辦香禱颶風冠帶見先人其主見多如此南宋諸
名人視晉時陸沉輩高下何如後世有以齒後揣
摹文山而當日夢炎輩亦以此甘心焉此與癡人
說夢何異可笑也

說琴

牙音之巧者也牙之指非人之指也絃以鳴之徽
以按之柱以調之則凡琴者皆然牙不能易也今
人謂牙之音牙自爲絃爲徽爲柱而音也則失其
音之理矣或又引古語曰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則將變絃易徽亂其柱以尋其所謂高山流水之
妙嘻此伯牙之所不能而况世俗之人乎故曰以
指說琴絃徽柱之所能巧也不以指說琴絃徽柱
之所不能巧也因之固拙亂之益拙矣法者法天
地者也天地不變法亦不變但有會通原無更易
如絃可解別更一絃原無廢絃管仲牧民山高而
劉晏桑弘羊以權筭窮利事周禮治古天下而王
介甫竟禍熙寧則指上工拙使然非可謂人之琴

不如牙之琴也嗟乎使輟絃而求音清音之絕于天下也久矣故曰治道去其太甚治之道無太甚故去之適可也

息機說

自余客京師掃一室與兪子叔和榻相對也旅舍無事焚香讀書讀倦則就榻少則復讀樂此以爲常叔和常與余論息至今猶能記憶之歸而破屋數椽幾隣竈下斗室湫泚不通賓客愧余息之無地也已復笑曰息因地乎哉孟子云日夜所息人

以鼻氣之出爲息凡物以發榮潤澤爲滋息生息則知息者生氣而非止氣也如宿火于灰灰煖而火活傳薪則然矣是滿爐都是然體也若止氣爲息如燈一撲更無留燄是死法矣今俗人作夢是也孟子說箇日夜便是箇通乎晝夜而知須知此氣時時出時時入如日月之代明潮汐之往來即其息處純是生生不已機括就出作時亦自有入息在非專以入爲息也有道之人日日應酬俱有箇安頓道理忙時能暇煩時能簡陽明先生師旅

控僂尚自講學不輟此非出作時是入息乎草木
鬯于花果而晦于根寧一刻不發生寧一刻不息
也只是草木自花果至根通是元氣流轉元氣不
全生亦不生息亦不息矣人生須是完全箇元氣
所謂敬以持之定靜安慮皆從敬出敬則無思敬
則無事無思無事是事物主宰所謂萬境自鬧人
心自閒看得閒心便覺境亦不鬧安見息因乎地
也今不求息地但求息本自晝至夜遇事煩擾能
不忙亂否夢境能清徹否言語能不多費否意氣

能不發揚太過否知見能脫洒不橫據否合則便
是生息所謂日用皆是元氣精鍊如以炭養火也
不合則攘攘時已耗散畧盡雖瞑目危坐亦是沈
昏不得言息大抵世人只憑滋味養得血氣口體
所需與百爲所耗僅足相當夜臥騷擾神明遂令
夢境多驚多懼或白晝宴居尸寢便與離魂殼子
一般今人以莊嚴淨室臥離魂殼子於中畢竟有
何活意所以諺云闔門巷裡好讀書蓋真讀書者
也叔和常言設榻於坐側凡交際誦讀著述遊戲

倦則一息或友朋過譚談久亦相對而息此亦一小安樂法也龍溪先生曰至人有息無睡息氣活而睡則遊魂百出矣正于作處觀息乃大安樂法也作息機說

離鈞說

船子和尚參夾山夾山問曰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鈞三寸子何不道作離鈞說

凡開口可言說者皆其不能離者也離於口則非口之所能言矣猶離於眼者不能以眼見離於耳者不能以耳聽離於知見者不能以知見思議也凡耳目知見之用皆其不能離則皆其可言者也若其離者則無法可言視不以眼故離眼聽不以耳故離耳思聽不以知見故離知見離耳目知見即耳目知見皆法矣此真無法可言矣但得五湖明月在何愁無處下金鈞試看五湖明月在此際風光已離却金鈞久矣佛法告人皆金鈞也一切有爲之種都是羨魚垂鈞所謂有用之用不是無功之功吾嘗論大將軍提兵百萬橫行匈奴不若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天子穆然垂衣舞干而化故曰古佛光明一一從
無欲無依中發現不須遣迷求悟不須愛聖憎凡
直到迷悟兩忘還有一着在既不許口頭說
破亦不從心裡想來如摩尼之現衆相似山谷之
應羣聲應既無心現亦不動盤山云光非照鏡鏡
亦非存光景俱忘復是何物妙哉妙哉龜峯云用
則海沸波騰體則境明水淨直到絲毫不立乃能
應用無虧心不礙境而境亦何常礙心理不礙事
而事亦何能礙理總饒蓋天蓋地功勳不過是竹
影掃堦月輪印海堦塵不起海體無痕信手拈來
輕輕托托無犯手處亦無歇手故曰在欲渾無欲
居塵不染塵不被境轉便能用境我說性命只辨
有用無用乃見有爲無爲世人都從絲輪上尋魚
不解離鈎三寸處自有五湖明月風光在雪嶠師
過雲間與余言下有契因坐中拈船子和尚離鈎
句師謂吾曰離了舌頭便無道處余拍手讚歎而
爲之說亦欲今世人開垂鈎眼目也

報恩說

此世但除君父外平生不受一人恩每中夜坐誦此語未嘗不瞿然披衣起也人生於世君恩父恩無日不受受之而報其報罔極若他人恩報之易失身不報則負德故斷不宜受也予入中秘時嘗記周館師寅所先生之訓曰諸君慎無輕受恩於人異日恐妨自立至今三復終身焉雖然君父恩政自難報耳每讀楞嚴偈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人生幸耳目聰明讀古人書識義理又解爲文章列名郡國之書濫食大官名爵侈而望實奢長養樂成誰非君父恩耶膺力方剛經營四方凡可前驅何愛頂踵若具息羽靜林戢鱗幽渚丘園爲美漁釣同羣無僂車上以駮齊民無飭畝宮而妨豐蔀無昵酒徒食客以叢竊無縱鮮衣怒馬以狐憑尊敬父老而奉其典刑憐念百姓而伸其疾苦毋於讀書之暇進聖社子弟而教之開其所見而使不溺於詞章大其所守而使不亂於功利從文字真寔之地指點性命源頭就學問廣大之中透露立身消息至於顓蒙示之矩矱岐

路約以軌塗獎疇昔以勸方來揚小瑜而攻全璧
使人人具靈通之眼目即處處是活潑之提撕凡
吾輩爲社稷儲材在秀士以天下爲任斯之追琢
豈在文章庶以答於吾父吾君聊共陳於同心同
志

桐宮說

亮陰古制也古者夏商之世皆有老臣世臣可信
毗而久任之故天子居憂三年不言而百官總已
以聽于冢宰此古之人皆然何必伊尹也太甲之

宅憂桐宮二祀禮也特其不惠而近習狎之故伊
尹不令居宮中而居之于桐遠其宦官宮妾而動
其俎豆几筵之思也喪紀畢而君過復矣迎之即
位亦禮也伊尹以禮事其君太甲循禮而自正其
身當時君臣晏然安于即位著代之常而已矣無
有放置駭世之事也戰國之士習爲押闔遂謂太
甲不賢而尹放之太甲賢而又反之爲後世強臣
重臣跋扈口實嗟乎是安知古禮哉禮曰武丁殷
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

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謂之高宗然則衰經苴屨以息侈也饘粥蔬食以防欲也幽憂寂寞以養善也靜觀玄默以習事也教之盡人子之事而正以厲人君之德故曰亮陰古制之善也後世君不能盡行其哀慕之實事而朝亦無可信之臣故謂虛文足以廢事而以日易月之議起于是天子不行三年之喪而君德之光明者鮮矣霍子孟始不以此事孝昭故近于色而孝昭天旣不以此事昌邑故近于佞而昌邑廢古人所以歎其不學無術也

雖然光也常誅昌邑不諫之臣矣而伊尹于弗順之人獨置弗誅何也曰此古大臣事君之禮也昔者周公負扆而流言作周公默然居東而不問也周公問流言之人而成王疑且懼則小人得乘其間而周公危矣諸葛武侯鞠躬盡瘁而不與後主爭黃皓彼固謂君側不可爭而安其身以滅漢賊則所爲報先帝者大也故曰周公武侯皆得伊尹之意嗟乎位益高權益重而爲之益難爲之益難則身可歿而君不可不濟後之爲大臣者可以鑒

矣

解

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解

閣試

心有二體乎無二也無二惡乎辨心曰吾以心之境明之心之境有靜有動靜能為動而動嘗不如其靜故動後之境必屬乎善養之人嘗試解之靜初之境赤子而聖人也動後之境聖人而赤子也赤子而聖人者智故習氣之所可入則一點聖根常不能保聖人知矣而還于無知能矣而還于無

能其於赤子非有增也而知能之量實無不滿蓋至于無不滿則不謂之赤子而謂之聖人夫指赤子一念而與聖人並則又非蚩蚩像像之謂也蚩蚩像像木石鹿豕野人焉而已夫野人之與赤子則必有分矣天下最壞人心境者智故攻取智故乘知覺而生攻取緣造事而有彼無知故智故去彼無能故攻取屏譬范金為鑑未磨而有其光也譬積波為水未放而有其源也所為靜初胚胎一聖人故人莫美于始生若夫凋之琢之其初只此

赤子爾智故動而無智者鑿攻取入而無能者戕
人人皆赤子而人人不赤子此吾所以獨歸聖人
之心也聖人者赤子也其於赤子之心猶懸鑑而
朗照鬚眉止水不波而決之則注大海烱而不迷
存而不離綿綿而久不渝順物之來而御之恒有
餘人皆取聲我獨塞聰故聖人之耳徹萬音人皆
取色我獨掩明故聖人之目見萬形人皆處焚我
獨處壹故聖人之能雕萬物今夫隋珠之輕于一
丸也童子忘其爲珠也聖人投珠于淵而萬物止
其貪矣鳥啄于嬰兒之側而不畏其捕也嬰兒無
機也聖人棄其機而萬物不爭矣故曰聖人在上
而天地寧百昌遂謂此心也此之謂聖人之心境
古之聖賢懼天下日溺于智故習氣而莫知所始
故特指赤子之心以見靜初之胚胎又懼天下執
蚩蚩僂僂而遂以爲心卒忘其靈且應者故特指
聖人之心以見靜而能動之究竟其實赤子養之
則聖人不善養之則塗人聖人與赤子同心而赤
子元初之量至聖人而始滿亦至聖人而始見昔

寶日堂初集 卷之三 說一
李延平教人觀未發時氣象盖于靜初着力也夫
識其赤子之心而善充之防其動而勿累其靜者
斯亦學聖人者之方也

順逆解

已所快而逆于人已快乎曰弗快也已所逆而便
于人已逆乎曰弗逆也何也弗快者同之也弗逆
者安之也同于人則我無與其失之也必安矣安
于我則我無事其得之也必同矣此皆通乎造化
之理者也夫造化不因人之喜順而嘗順焉不因
人之畏逆而遂無逆也造化無順逆而人自順逆
之人自順逆之而必欲已擇其順不思人受其逆
也則亦執迷而不解者矣且一人之身前後易位
今昔異遭而妄希造化轉徙以從之豈不惑之甚
者乎自吾以六月往虞山時夏風偏東南余去帆
飄然善也歸而風如故則舟撼不能動矣舟子咨
焉余笑曰前日之順即今日之順也其以逆乎則
今亦逆前亦逆耳而子奈何妄順逆之吾去來轉
位而風故不以我轉也幸其不轉去來之便于風

者同不便于風者安矣若其轉也昔之人不礙于
去乎今之人不礙于來乎且造化豈能我方物也
甚矣爾之私造化也舟子未解也余又告之曰吾
來誰爲去吾去誰爲來來去風不知順逆豈由我
昔之順也爾思其逆者則必同今之逆也若能思
其順則必安同與安性命之道也造物所不能順
逆也舟子曰不聞稱心之人去來都順乎余笑曰
一日也燕樂者恨其短飢餒者苦其長日自如耳
而妄念短長之如無念也又何燕樂飢餒之可言
乎舟子爽然而視曰吾嚮以華堂逸而操舵者勞
也乃今而知沉窳枵腹者之病于執篙操舵者乎
我小人也請同之矣請安之矣

閒閒子解

閒閒子性鈍喜讀書材拙喜著述善病而臞喜接
引賓客譚文章性命之事弟子愛閒閒子者進而
規曰盍枯坐而冥心絕軌跡而塞兌以護其氣乎
閒閒子佩其言扁其室曰閒而報以閒之說也人
之生也輪輪轂轉殆未有停機焉天道之生而藏

也地道之潮而汐也人道之動而靜也往而新運而不積新故生不積故閒矣流水之涓涓汨汨而常清也瀦而蓄之有不終日腐者幾希人自生而即涉於動矣動而靜故靜不可見而動也善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今人但知枯坐之爲靜冥心之爲安絕軌跡而塞其兌之爲暇也夫安知不枯坐之靜不冥心之安不絕軌跡塞兌之暇乎且人之靈心必有所寄不寄之於詩書文章譚論則必轉而他寄焉夫他寄者羶逐之場而濁淖之府也

酒食醉飽之餘而博奕籌筭之事也愛其生而生殘厚其身而身殃吾安知挾冊者之不猶賢於博塞以遊者乎今夫心王種也王種無爲亦必寄其權於公孤宰執而無爲之體安若其無所寄而宦官官妾必有乘其間而竊之者矣故王種之寄於臣種也臣種亦王種也心官之寄於詩書文章譚論也詩書文章譚論皆閒心也無勞爾形而不能不用形無搖爾精而不能不用精不用其形不用其精則其爲人也同於枯魚夫形色者有盡之物

也而天性者不蝕之根也天性閒則形色泰矣天性不勞且疲即形色不妨日運動矣故曰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夫無事者讀書之訣也明諸心者著述之妙道也眼前無一不善人者賓客友朋皆足生我也此其爲閒也不旣多乎鏡隨物現形而鏡不勞鏡閒而形自忙也晴空無塵而游雲之往來無碍晴空閒故能爲游雲受也吾是以稱閒閒子嗟乎大鵬飛以六月息而閒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而閒夫知不息之義者可

以言六月之息矣然則閒閒子即讀書著述譚道論文其亦真閒人也已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作閒閒子解

和同驕泰辨

問和同驕泰可辨乎曰難辨也夫有君子必有小人以託君子有小人詆君子而自命爲君子故夫君子之權不得獨行於世也而世且溺於流而忘其源故曰難辨也然則不可辨乎曰自古未有小人襲君子而得終有其名者在原其性體之初而

窮其中心之隱夫小人性而習同也性泰而習
驕也故小人者其習而君子其性也君子純性用
事而小人習使焉然而性固不終泯習又終不可
得而竊也人之生也目視耳聽耳持足行而中有
血脉通徹乎其間夫人以天地萬物爲大身亦猶
是也血脉不流則肢節病也欲立欲達之真氣不
會通於天地萬物則我之大身病也故夫小我捐
者大我混也小群渙者大群聚也本自聚本自混
而欲不捐不渙不可得此則和之初也彼小人者
於太和元氣之內自沾沾焉比一顯宗以爲親而
比亦藩籬依一強輔以爲立而依亦墻壁夫藩籬
墻壁之不可爲太和元氣也凡有血氣心知者皆
能知之矣而小人之沾沾何爲故同者特其自爲
依倚而天地胞與原無此一種也吾見夫輕天下
者神無累也吾見夫細萬物者事不役也自生我
以來原包世之外而據物之上其又何不尊且大
焉然因世之自然而我主之以無事故輕順物之
自有而我御之以無與故細此亦元初之泰體也

彼小人者執而不因用我而不用物見爲御而入
不化氣爲勝而決不收傲然獨行而曰宇宙在我
手夫只此靈心只此宇宙耳其因之則鳶飛魚躍
也我轉物也高明廣大也其執之則無忌憚也物
轉我也一隅之局也夫泰體無驕而小人自求多
於泰以爲驕則驕之不能爲泰病抑又明甚而何
難辨之與有故就其行事而按之可無全是否無
全非是亦不必非非亦不必是不求和於一時之
口而自然和於萬世之心者和也同焉而喜異焉

而伎伎固相仇喜亦相軋以虛意氣爲實功名以
僞門庭爲真臭味者同也寬然綽然毀譽若一利
害若一歿生順逆若一其於一切功名事業爲而
不有成而不居若雲不礙太虛客不礙逆旅者泰
也高張其行而爲衆鵠侈大其名而爲衆的不能
立毀譽利害之境而能爲人毀譽利害不能堅歿
生順逆之閑而能爲人順逆歿生者驕也蓋合於
本體則純然一路原無夾雜其神情意况只在日
用尋常而皆能見之不合於本體則假借旁溢紛

然多岐其機關伎倆亦只此嚙笑動作而皆能見之故千古而下未有小人襲君子而得終有其名者正謂此也嗟乎嚮和爲美而逃其同悅泰爲安而化其驕彼小人亦皆有君子之性焉所貴君子提其源頭而與天下共清之無嫉其所逃而納之於所嚮無詆其所諱而囿之於所悅大約源頭一清凡精神氣魄盡是性紗用於門戶正處見包荒於高亢歛時徵廣大君子旣不爲小人所蝕則小人自不與君子相妨辨無可辨而兩者俱爲世用則世道人心之福有不可量者此吾所望於持世之君子也

漢文帝誅薄昭或以爲仁厚中有神武田叔燒梁獄詞或以爲善處母子兄弟之間二事寬嚴得失何如對

夫法者期于必行者也行之以斷易行之以權難周官一書設法詳矣聖人懼夫法立而窮于不可行也故立爲八議之科寬一隅以求法之必行令出于議之外者知所懼而不敢犯聖人之不私其

法也如此夫法必行而與天下共知之謂斷法不可行而吾誦法之故今天下共信之謂權此周官之意也漢文寬仁而善用斷景帝名法之過而不善用權其臣又以私情附會之故漢之法自景帝而始壞今夫薄昭以太后之弟從帝代來未有大功而位通侯一國外戚耳殺天子使幾于無將律曰無將者死此其事仍不得與梁孝王並例梁王武帝同母弟也當七國反有嬰城拒敵之功以私怨刺奉常逐捕影響罪坐勝詭則不應重坐親王

且勝詭授首而必欲根株親王以謝奉常在漢家亦無是法故赦之是若太后憂懣小慈且置弗論或曰瞽瞍殺人臯陶執之帝蓋不得以法私一弟則又有說曰薄罰而厚貸之法不可必行而可必行其意文帝誅薄昭不肆之市而令公卿往諭之度不肯則又具衰服往哭以激之是皆法之意也景帝當此試爲一憲今日準周官議親例親王殺人不應死準議功例則有大功而忿殺一人罪不得掩功且首事者已伏辜則罪無重坐特以不約

東羣臣故薄削其地量移之國侯旣悔而復之又
爲之申一今日非親若功如梁王者所犯俱無赦
如此天下人知天子赦梁王之故則法期于必行
而人人重犯法田叔之見不及此乘人主怒漸解
適投難處之會而燒獄詞以滅其事夫天下人業
已知梁王有罪天子怒之今不竟其罪之案而亦
不曉其赦之故祇謂天子上私太后下私母弟聽
宮中之口說任使者陰陽之詞而漢法遂因而不
正吾固曰景帝不善用權田叔誤之也或曰文帝
之誅昭不幾于忍其母景帝縱梁王得無長淮南
衡山之漸者乎曰不然產祿亂劉懲沸之後勢必
太創而可若夫斗粟之誚帝猶病矣七國殄滅而
天子不容一母弟家今慘刻帝又何以自解故二
者皆是特景帝處此而田叔附會之者盡一時苟
且權宜而不合周公之法愚故以爲文帝斷而無
妨仁厚景帝權而卒成慘刻也謹對

韓魏公不欲分別白黑意指如何

館課

天下之患莫大乎太分別太分別則不肖者無所

容而賢者亦局于所見而不化此亂之道也夫今
不肖者有所容則君子之路寬而小人得以供國
家之用今賢者不局于所見則門戶不立我心不
生洞洞濶濶順物之來而變化皆有餘地君子所
爲用天下以治天下其道如此夫天下原無分別
君子亦何必分別之君子不分別而分別天下之
主在君子故君子能用天下賢不肖而適于治若
其一分別則天下賢不肖將有不勝分之患不勝
分且有不勝混之患是以大亂今夫人身盡血肉
元氣也結而爲瘠爲癰亦身也內消之而不使潰
則癰瘠化而皆血肉元氣矣夫一身則何分別之
與有治天下者無視其爲癰瘠而必欲潰之則天
下之血肉充而元氣固也今夫操舟者一柁在手
不必安流是而風波非也秦越人相陰陽虛實而
治人之病不必參朮良而烏喙毒也夫主在我必
有所以用之者矣凡太分別者皆其不能用者也
不能用則謂之無主甕內之身不能挈甕堂下之
人不能斷也身在黑白之外者乃能別黑白爾能

別黑白故能不分別黑白是以君子之用大昔者
韓魏公嘗言才氣須周足四面八組八細乃是經
綸好手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至其他則曰才
偏規模小是以三十年相業擁護勿君提挈母后
弄任守忠輩如掌上雛而歐范諸公皆得盡其用
經綸規模大畧具矣原其得力處正以不分別黑
白一念爲之故夫用天下治天下者若韓魏公可
也

考

京營戎政考 節錄

德需武立大不在邊有備無患邦畿之間載橐載
戢乃幹乃維覽末揆本仍之釐之作京營戎政考
京師之宿重兵也自周禮六鄉六遂而具漢南北
軍表裏炎祚屹如府衛肇唐法寓兵農樞密倚重
宋以不振我 高皇帝統天穆然遠念惟古居重
一民銷萌建威各有經紀爰鑒漢誅唐以觀厥理
允溪可久用裁其衷弗震弗玩張皇慎固制錦衣
以下虎賁虎旅之士衛十有二密侍宮禁比于南

軍亦惟翼元帥府武猛騎射搏擊之衆分衛居之
紀留守以下凡四十有八則皆擁護都城遞于五
府之帥五府帥集大小演武場教訓之都以內外
赫然威靈寧翅北軍雄哉 聖制凡羽檄傳警則
簡師命帥鈎連而出泊乎事解帥卒俱罷營府宛
然蓋兼述府兵意云當是時 高皇帝又謂兵宿
難馴度內強必偏重虞專擅又偏橫則爲府部犬
牙之勢以摯之治兵實者毋調發筦徵遣者毋統
戎強本已亂計子孫千百世者有權而甚備乃

文皇帝定都幽燕而張大之近籌門庭遠規薄伐
增置七十二衛而三分其營初以龍旗下三千胡
騎司寶纛今旗立三千營後征交阯得神鎗火箭
之法今士卒演習立神機營而並伍軍爲三大營
五軍之設步十之五騎十之五星羅棋聚教之搏
力勾卒越羸師陳之法三營各有管操官曰提督
分領其肖者曰坐營曰坐司而統以文武大臣若
河南山東中都大寧皆近畿之輔則又選兵番上
操練 京師視向五軍之制增新什一號稱一變

矣其時馭禁衛皆存優恤而復嚴折伍領替之力計此時京師約宿軍三十餘萬畿內約二十餘萬兵實強于諸省而師旅富于諸邊戰威守固居重之制赫如也已已之變罷極宜張于時于少保謙建議以爲三營各有總兵不相統一若當調發各挑選湊撥以充卒非其統將非其習則兵將不相知求之成功譬搏沙爲黍乃大閱營軍簡錫剔鈍得勝兵十五萬分十大營團而操之團營之法營各二萬人舉公侯威望者爲總帥而監以大司馬其羸弱不任擊刺者還之原營號爲老家凡營制五十人爲隊隊有長二隊百人領隊有官積二十隊千人有把總領之而五千則統于都指揮其一營則領之都督其各營官悉量才器謀勇以充大轄小承綱紀犁然當團操大蒐屯伍紛羅大司馬總旗鼓之令列校各率本隊聽事轟下猝呼其隊之長則一隊應呼而至大司馬閱兵籍而貌之以問其長長跪而應曰誰何人已乃比其搏鬪技擊之法五步六步之次呼之而絡繹不齊至至而

長不識其伍伍不閑于技者以軍法從夫將命士
在論士之強弱士擁將在熟將之號今士伍熟習
易于閱會號今歸一易于指使此當日所以和兵
將而振國威也 復辟之世旋罷旋復已又中更
泊乎 孝廟稍倣其故其法合京衛外衛勝兵各
藉其八萬而外兵仍分兩班期以年更止得十有
二萬分十二團營團操以候軍興而老家住營如
故自劉忠宣去位雖置兵存少保之意而訓兵無
少保之法至于提撥精銳不異老家而東西官廳

聽征之名幾同畫蛇之喻矣 世宗修明祖制復
立三大營止易三千爲神樞而庚戌之役虜薄城
下烽火急于燎眉尺伍等于空廛販夫豎人登城
而顛望鼓而靡 九重震怒大司馬釁鼓當事惴
惴以幾無事屬憂抱懲沸計先折膠更鐘鼓之制
專考成之任謂事權聯絡則將卒休厲職掌統一
則功敘明戢乃就三營之制設戎政府以勳戚一
人爲總督而少司馬不署部政特專協理之事其
五軍營之爲副將者二人左右前後參將者四人

遊擊將軍者四人其神樞神機二營則副將一人
參將二人佐擊將軍者六人凡三大營將領副參
遊佐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五百二十有奇而爲
軍者十二萬爲備兵者十萬有奇一大營中有戰
兵有車兵有城守有備兵分爲三十小營合爲三
大營又合爲戎政府戎之政總督協理統其權以
率副將參遊副將參遊各分其權以率伍兩軍卒
卒不習問之長長不習問之將將不任問之督督
不能治而問之總帥協理諸大臣譬網之在綱如

領之委裘重倡帥明職司嚴功敘正軍實沿至今
而守之不變也夫五府變爲三營以 成祖志在
捷伐三營變爲團操以景泰時當扞圉非神武翁
張不能盡三軍之銳非精忠激勵不能改旌旗之
色至于將偷卒惰彈壓必仗于元戎或乃各具實
亡功實必責于專轄乘時設變各有微權自古法
無可更期于用之無弊而已又今戎政機宜具先
臣擘畫以類今日略有可陳景泰初侍講劉定之
言曰京軍受粟公門納錢私室名爲月錢月錢旣

出大都習于負販傭工而不諳旌旗擊刺夫今民之膏血氣力盡化爲金銀以惠溪壑臣甚惜之其後弘治中兵部言團營旣設以來僅踰二紀稽其籍已減軍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如故則總兵官賣放買支之罪此弊不究恐糧費而兵弛夫二者皆債帥之弊嗟乎征于民倍輸之矣曰以養軍也給于軍減亦倍矣曰以肥帥可乎愚敢考之以備清乾沒者嘉靖中大學士一清言士卒殷實者出錢包班而第存其名貧難者饑寒荷戈而第存其形王廷相以爲富軍以賂揀退乃終歲免操貧軍無力經營則拘操不息夫二者皆行部不覈之弊滯財者不任干戈矣餒色者能堪緩急乎且大司農金錢正爲健兒奉其又何取此也愚敢考之以備覈行部者當議團營時給事中鄭林疏言京營陳法無制每出征人馬雜沓多至躡歿請今操練一以陳法從事倣古兵家安營布陣首尾縱橫之勢以時演習庶臨陣兵知進退林之言善師之道也縻有用之砲以駭耳設捕虜之戲以眩目

抱鼓虛設而坐作茫然愚敢考之以備習戰陣者
昔者劉忠宣之柄兵也愛養兵力諸占役頓減而
修乾清宮軍夫亦奏減十之五督工者以不恤大
工聞而上亦不之罪只今威畹花石貂璫香火
疲筋力而奉畚鍤者纍纍有之夫崩山漂石正以
蓄久而待一擊搏鬪之力何可屑越也愚敢考之
以備禁私役者嘉靖中戎政侍郎王邦瑞言曰臣
欲調諸邊名將久處行間諳穰苴之略者營各置
數人而罷其善爲容者以鼓軍氣夫李廣在軍而
舞車之徒出王翦開壁而超距之卒奮倘推此意
廣而用之奇謀不淪于荒徼統縶不濫于乘麾斯
亦制兵之肯綮與愚敢考之以備簡將帥者夫徵
于臆不若徵于古言其剏不若言其修噫此愚考
京營戎政意也

國朝守邊始末考

高皇帝既定天下即從大學士宋訥言命諸將屯
練以備邊當是時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
寧夏至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各手勅勞諭令固

疆圉下至昌國守禦千戶亦御札存問而勅大帥
武定侯英言遼東邊軍與民苦甚毋營繕盡其力
古人有言人勞乃亂之源深可念也會士卒餽遼
左有溺舟者 上諭群臣言昔遼左地於元時甚
富饒朕往立行省統焉以其早寒土曠不欲以建
置煩民罷之立衛戍守歲輸餉非獲已今聞有溺
灰者爲終夕不寐其議屯田圖長利焉當是時制
邊之策惟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專而功成而山
海夷獯怙險阻時竊發爲暴 上遣將往訊輒勅
之曰必無深入窮巢穴無逐利輕動但令自屏遠
啄息無爲州縣擾可也而 祖訓申戒言四方諸
夷皆限山阻海僻處一隅使不自量而擾邊不祥
彼作宜捕逐彼旣不爲中國患而我輕用兵肆伐
亦不祥甚哉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强貪一時
利便興兵傷民切記其不可惟胡戎密邇西北邊
世爲患必選將練兵時謹備焉嗚呼至哉訓乎卓
爲萬世式矣

始寧王王薊時大寧朵顏福寧三衛夷故獷悍力

戰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衆苦北地寒日夜謀思歸靖難師起助戰戰疾力天下大定乃遂徙于保定爲大寧而盡故大寧白雲紅螺地界三衛夷俾世爲外藩時天子歲伐胡往往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太息曰吾滅此殘虜吾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吾高枕可無事西北邊矣已大寧旣畀三衛夷遼東西與宣府聲援不易通興和亦隨廢而開平失固然是時上數伐胡犁其庭虜益遠遁又歿者降者相繼固無爲議邊矣

先是虜寇遼東都指揮永禦之戰不力會入朝又匿不以聞上怒立誅之榜諭天下蓋嚴邊臣欺蔽之誅如此

江陰侯吳高言山西行都司所屬衛以屯妨團操請令團操便上諭部侍郎曰團操急固當然食不足將誰與守宜視地險制多寡之數陽和留十之四天城朔方留十之三蔚州留十之二餘悉令屯種且畊且守爲著令重營屯如此又勅寧夏邊將言寧夏屯所多虜猝至各屯孤必且先受掠苦

可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浚濠築城移諸傍
近屯駐輜重糧草其中無警則居本屯事耕牧有
警則驅馬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即寇至無所掠
而邊完蓋固防至于此

宣宗皇帝元年平漢二年巡邊破兀力哈之衆虜
益驚懼而上勅諸邊將言古人制戎狄惟在備
邊若城堡堅固士練糧足瞭望嚴密豈患虜哉當
是時邊氓有陷虜中得亡歸者上念其脫萬死
自歸可憫優官祿復家爲著令

正統初都御史羅亨信巡邊遇虜安與

各地都督蔣

貴用都指揮安敬議留不進亨信即露章劾貴老
師玩寇乞誅以振法于是命兵尚書王驥出行邊
驥馳至甘肅大集衆轅門問曰先年大軍遇虜于
魚海先退者爲誰衆咸叩首曰都指揮安敬命引
出斬以徇曰自今遇敵畏縮前却者視此一軍股
慄軍容肅然會虜酋寇莊浪遣將擊敗之選甘州
卒五萬留屯而定爲更代番上法省輸運已乃還
明年虜復入驥復出行遣都督貴將選卒二千行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戒之曰兵精器銳遇賊不能勦無爲復相見矣貴
父子感奮往戰疾力破之而驥與太監魯安都督
任禮親帥馬步出鎮夷與貴期狼心山夾攻大破
之首以走歿時侍郎柴車總陝西嚴都指揮能以
其人冒功車奏罷所陞官能訴之 上上許復而
車持不可 詔鐫能秩而賜車金綺其後王振擅
而雲南麓川夷思任發叛頗擾邊緬甸蠻自詭必
得其要領請致師振欲示威遠夷于是命定西伯
蔣貴兵尚書王驥督大師討之而閩浙盜起翰林
特讀劉球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于小夷以傷生
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
子併吞諸部歲增貢使以覘俯仰未易可察而思
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而攻犬
豕非計之得也臣宜以爲宜敕尚書驥令思任發
削四面之地分新附之衆而宥其罪罷川廣貴州
之師以息民其西北諸邊時遣給事中御史行巡
謹烽燧脩墩堡選將練卒廣屯田豐糧餉爲意外
之防書上逢振怒歿劉獄中麓川本僻遠夷不當

中國一郡蓋大師三動連兵十年士傷歿無筭僅以破克而中國益耗病

都御史亨信言虜也先驕屢生事爲釁端此其發不遠宜預于直北要害增城堡爲備不聽已也先寇大同振主親征遂有土木之變當是時天下幾搖賴 廟謨而定方 上皇北狩時邊城覆陷而

大臣有奏請留邊將守都城者諸邊孤危虜警日夕至民大駭棄城走都御史羅亨信督宣府手劍坐城門今日敢出城者手刃之而督將士爲歿守

衆始定會兵科給事中葉盛言今日之事邊關爲

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虜騎何以薄都城故邊關不固即京師完亦僅僅九門完耳宜急遣居庸宣府還鎮奏可而邊人大安當是時兵尚書謙以忠力爲 天子所倚信奏城昌平以衛山陵城臨清以噤喉漕河而獨石馬營等八城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持不可命都督安往鎮遷給事中盛以參政贊軍于是安宿師龍門關且戰且守而盛列上利害可興革者

八條次第行乃設暖舖便行旅均蔬圃給將士興
學練士請官給買牛種摘戍卒不任戰者驅之畊
課歲糧佐軍興邊大歡洽而完當是時大寧地旣
以委三衛夷諸夷裂險阻闖門庭而要官賞自若
土木之變三衛夷實鄉導以行及也先弒其主自
立遣使貢少保謙言朝貢或以懈我不可狃也獨
議時大同一老卒訟定襄伯登承勅命掛印總兵
而副都御史年富倚風憲並坐專號今爲越職不
法下尚書議少保謙糾言 朝廷用文職大臣充

提督自總戎而下咸聽節制都御史爲 朝廷風
紀之司于侯伯無屬坐總兵官左固當且卒安得
言而妄言撓軍當誅 詔誅卒蓋是時大同卒橫
放不制如此矣

都御史秉督邊儲賦牛種給貧者督之耕塞屯日
起邊儲充足會瓦刺入貢秉疏言迤北使臣三千
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入貢外令存養宣府支草料
往永樂宣德時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退牧虜
地毋入境仕劄得窺伺虜畜多恐其計不止爲國

費蓋慎防如此已瓦刺以前所掠男婦詣邊請易米朝報許大口一石小口五斗秉口與之粟石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俘耶上賞歎

天順中虜寇甘涼大學士賢請起前都御史竑督軍明年參政尹旻以虜退河開請罷師議者難之賢曰兵在外可暫不可久且虜安可常若虞其復來宿大兵不解是終無已時也師得罷

固原土達滿四者國初歸附羗也處平涼固原間令闢荒穢以居號滿家營成化初爲官司所名捕索之賄而反據石城石城山四面皆峭壁頂平廣可容數千人詔都督劉玉總兵都御史項忠督師與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勦賊賊走壁阻深固不出伏羗伯毛忠中矢石歿軍驟退提督忠親即陣斬千戶以徇陣乃定忠上書言賊入山自保譬虎已投穽今圍守甚固破壞可必于是我師移據水草以困賊百日而定方事急時中議者扇訛言難自持而賊氣驕小大百餘戰忠披甲冒矢石親督師不少退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歿所甘心凱還具

奏言固原延袤千里爲北虜所出沒此要地當守而惟一千戶所厝其間此劇盜之所以陸梁也州北西安廢城距固原三百餘里爲虜衛宜添設所以鎮之便奏可而事平

河套者黃河北折入虜中已復南所謂千里而一曲者也三面阻河土沃饒畜產可耕國初即受降故地當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迨東勝內徙棄故險不守而虜始渡河景泰初虜始犯延慶天順間阿羅出始矚知河套地肥美時出入圍獵尚不敢久居成化初毛里孩實始劫中國人爲作使因入套遂駐牧其中大同總兵楊信疏請勦閣學士賢主其議下兵部官會議搜套務盡絕其本根會毛里孩侵大同陽求貢而罷于是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不下五百餘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勢分載糧而行則不繼遂棄寧夏外險莫之守守南河矣又明年給事中程萬里言誠選京師宣大勁兵數萬人擇驍將統之嚴賞罰先謀知所在出不意徑潛擣其巢

破之必矣今及虜未發宜早圖而吏侍郎盛徃行
視議方畧上言套地沙深水淺難駐牧春遲霜早
亦不可田畊維增兵守險爲長便事復寢後五年
兵尚書白圭復白發其議總督都御史王越欲懈
虜且自以爲功議請暫休得面奏越旣召而虜擁
衆驟渡河越謀知虜出他掠遺老弱于廬可擊乃
選精騎萬餘齎七日糧晝伏夜行行四日天未明
至虜帳縱火焚其帳而萬騎齊蹂之斬首三百級
虜巢穴諸畜產畢盡虜聞自外疾走還則廬帳皆
燼悉力追我師越陽與戰引而南至伏中伏前後
發掩擊大破之再鬪再遇伏乃大慟度河遯自是
邊無虜患者二十年而言官糾以爲幸勝濫功
上曰濫功固罪虜遠遁不無功詔勿問明年始加
宮保增俸掌院事後以從大闡直出大同襲破威
寧海顧得封威寧伯當是時國初健將士馬旣盡
虜入套盤結居內我塞垣覆在其外議者爭言修
營堡墩臺爲內防計矣其後都御史余子俊撫延
綏行視邊相度邊形勢徃徃徒步數十里咸得其

要領于是東起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花馬池築
邊牆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爲敵臺墩砦相連比
不絕中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新月狀得自蔽
及依高山折崖隨地畫便剗削累築挑塹延引爲
築墻凡爲堡十二崖砦八百餘墩九十餘再閱月
而訖工先是正統中都督王楨實始城榆林未設
衛至是子俊益廣其城增三十六營堡置榆林鎮
屯重兵建學立官師教之教以樹菽界石外地興
屯田歲得糧數萬石自是榆林壯實爲雄鎮當是

時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亦修築寧夏邊邊完固
而馬端肅文升時撫陝西人頌稱關中三巡

撫云

弘治中大臣皆協心體國爲經遠計而馬端肅文
升劉忠宣大夏相繼爲本兵陞平涼廣開城爲固
原州設鎮置總督其中而都御史許進督大同數
條邊事上文升知進材輒覆允務修飭虜酋小王
子憚進名數貢馬爲好進善撫之故河西無虜患
而內地稍寧然東勝終已不復法久復玩邊墻日
頹薄不治而虜酋亂加斯蘭每歲八月自西河入

套中圍獵春河開出剽宣大以爲常而承平日久
兵益脆不任戰

七年火節寇固原入花馬池 詔起都御史楊一
清總制三邊于是始復申搜套復東勝之議條三
策上一議守守虜所必入一議戰戰虜所必敗一
議攻攻虜所必救疏畧云臣始至鎮以坐談不如
親見躬親閱視兼收羣策其急約之四端脩濬墻
塹以固邊防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
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套中無賊腹裏有秋正

可以有爲之日欲及時修理毋貽後憂焉而一清
銳意經綜計慮周悉會 孝宗崩逆瑾專政以修

邊過費繁治而功訖不就嗣是北虜亦不刺阿爾

禿廝兩種與小王子相讐殺因據西海屯朔方

河西

有虜
始此

河西遼東保塞諸奚夷日漸携貳並塞萬里所在
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而中國日益困邊臣
建白利獨在修邊我邊日退虜患日進四年虜入
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十年入馬蘭谷塞殺

參將陳乾嘉靖初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起少傅一清提督邊務尋召還內閣四年虜掠陝西塞六年虜入寧夏塞尚書王憲督師都督杭雄總兵擊却之斬虜二百七年虜大掠寧夏起尚書瓊總督陝西邊瓊請于花馬池至定邊營八十餘里修邊牆禦虜牆據要害且厚堅可乘于是度虜所入饒水草之地集將校擺邊虜近牆輒雜用弩砲火器擊射之虜被傷去

吏部尚書萇以宣大榆林遼東饑亟請 上憂恤

且言寧夏地宜五穀兼魚蒲之饒蓋黃河在天下皆害于寧夏獨利也故本色粗足而患于歲支不敷遼東土廣人稀宜營田副叅所轄軍不必聚屯城中資私役今各擇肥美據形勝而營先年李承勛行巡遼見故興水縣地肥美立三大營以耕而大路之寇遂絕見瀋陽地尤美而虜時入掠妨農耕築牆包山立臺其巔以守望瀋陽人今利賴之蓋營田之法視屯田尤便軍小試小效大用大效宣大寧夏宜皆可行而主于積芻糧實邊如國盛

寶日堂初集 卷之五 考 四七
時蓋一時大臣遠慮經國者如此其後虜吉囊俺
答二酋者業與諸戎解讐結約頻爲中國患而大
同軍數叛至戕總制大臣逋逃走虜中者數千人
虜擇其狡健者多與馬牛羊帳幙好遇之細者爲
僧道丐子出入調我邊諸語言衣服入市廛無間
至乃潛入 京畿爲內間探者猶相從問訊應唯
唯已忽抽刀躍起賊殺人入乃驚走而虜騎如雲
四塞至矣其尤桀者高懷智李天章趙全之倫各
擁衆數萬前寇軍每入塞恐深入屠戮得意去終
莫有能禁禦也蓋是時虜多從大同猝入與大同
卒約我無爾掠爾聽我南我歸且遺爾輜畜買路
與結約折箭爲誓去而深入陝西河東諸內地爲
寇災其後柄國者益放濁邊文武臣冒功掩罪必
於賂邊備大圯

十八年 上幸承天命尚書鑾都御史伯溫行巡
邊出帑金五十萬大賚邊伯溫念五堡在大同北
川原漫衍難守當築堡前都御史張文錦規築而
事債由措置失宜于是以紅寺舊堡適當諸堡中

而規狹小不稱開展之得多宿軍爲諸堡走集名
弘賜堡以紅寺西護堡村通虜蹊間也於村創堡
爲鎮虜堡以沙河舊堡在河北陷于泥中而河南
好女村北距河險築之名鎮河堡以南原舊堡稍
西南車房地高阜肥厚創鎮邊堡以鎮城舊堡爲
水泉難守稍東堡盡頭北四望豁敞爲鎮川堡蓋
展築者一創築者四堡相去各二十五里而五堡
中一山特起名平山憑高望則五堡在目覘賊多
寡去來方向瞭如也于其上築會遠堡設公館其
中于是壕塹墩臺密布即所募軍願留者三千人
遣叅將將之使屯耕而蠲其租而五堡以完

二十三年兵侍郎翁萬達行督邊發卒分地乘鄣
時邊備久圯萬達遣健卒數百間行察勤怠以硃
和油寘竹筒中均給之約曰諸堡壁亡守者第殊
署其處勿復問明捕論而亭卒得所署書各面縛
聽劾治由是人人震恐無敢去障八月虜大入則
徵諸將兵逆擊而令林官善射者夾道伏虜挫頓
引去上賜璽書勞焉謀報虜寇宣府欲奪居庸

關萬達曰虜素號宣府易與耳今氣盛入其鋒不可當則檄尚文部銳卒代將時尚文老矣尚健鬪與士卒均苦樂士願爲之歿得檄即馳赴力戰者三日夜萬達從壯騎數千赴之會大風起車曳柴亟進距虜四十里而軍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解圍去進兵部尚書總督侍郎曾銑于大學士言僚壻也欲倚以圖功上復河套議言柄國力主之下廷議廷臣莫敢難萬達上議言河套本中國故壤詎宜棄然揆今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

機驗之當事有必奮之志而寡萬全之策今獨當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者也蓋慮事忠篤如此會咸寧侯鸞訐銑賂宰臣掩敗冒功議復套搖關中人心逮下獄相言落少師致仕閣學士嵩深傾之銑坐交結近侍并逮言歿西市其後虜犯京師退僉都御史王忬請于都城築外郭使附郊人得寧居廣置村堡使野民得保聚無遺虜禽設總督薊遼保定以拱衛京師與涿州昌平密雲爲四重鎮各置兵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萬人有急得相爲援奏可而薊州置總督其後庚申巡撫李文進總兵劉漢襲擊板升勝之先是大同右衛邊外歷二百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肥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焉升板築城號曰板升時引俺荅衆入寇會其衆避暑徙大青山口外文進等部分別將率銳卒三千掩擊之而漢與趙奇分三哨爲後繼昧爽鼓噪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七十六人焚其宮室積聚會虜騎大至我兵引還是役也往返凡五日稱奇功焉至隆慶中那吉來降俺荅執趙全等以請贖 朝廷許之封貢而邊境三十年苟且無事至于今三易單于酋婦三娘子歿卜石兔襲封順義王其妻比吉妓爲忠敬夫人而當事者幸旦夕安矣然市則費財戰則損兵利害亦畧相當惟中原膏血歲爲桀虜所削而邊軍日困邊政日弛且貢市之日胡漢雜蹂無復界限已巳庚戌之變不可不預防也

寶日堂初集卷之五

欽定四庫全書

五十一



